

蔣復璁 梁實秋主編

徐志摩全集

第五輯

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

蔣復璁 梁實秋主編

徐志摩全集

第五輯

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

傳記文學集刊之一 [C-1] ⑤

(保有版權翻印必究)

徐志摩全集 第五輯

本全集共分六輯・恕不零售

平裝每套新臺幣一二〇〇元

精裝每套新臺幣一五〇〇元

著 者：徐 志 摩

蔣 復 璁

主 編 者：梁 實 秋

版權所有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出 版 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

電話三四一〇二一三、三二一四九八三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三六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三六九一號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再版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

徐志摩全集第五輯目錄

一、曼殊斐爾小說集	三一二一〇
園會	九
毒藥	四九
巴克媽媽的行狀	六三
一杯茶	八一
夜深時	一〇一
幸福	一一七
一個理想的家庭	一四九
刮風	一六五
曼殊斐兒	一七七

「曼殊斐爾小說集」校勘表·····	二〇七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贛第德·····	二二一—四二三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前言·····	二二七
---------	-----

譯文·····	二二九
---------	-----

「贛第德」校勘表·····	四一九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瑪麗瑪麗·····	四二三—六五〇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序·····	四二五
--------	-----

譯文·····	四二九
---------	-----

「瑪麗瑪麗」校勘表·····	六四五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國 英
集說小爾斐殊曼
譯摩志徐

局書新北

1927

版二月七年七二九一
| 〇〇 | — 4 〇〇〇

(全五)
四

角七價實

曼殊斐爾小說集

(全五)
五

〔全五〕

六

目錄

園會·····	一一四〇
毒藥·····	一一一四
巴克媽媽的行狀·····	一一一八
一杯茶·····	一一二〇
夜深時·····	一一一六
幸福·····	一一三二
一個理想的家庭·····	一一一六
刮風·····	一一一二
曼殊斐爾·····	一一二六

園會

那天的天氣果然是理想的。園會的天氣，就是他們預定的，也沒有再好的了。沒有風，暖和，天上沒有雲點子。就是藍天裏蓋着一層淡金色的霧紗，像是初夏有時的天氣。那園丁天亮就起來，剪草，掃地，收拾個乾淨；草地和那種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頂的小花房兒，都閃閃的發亮着。還有那些玫瑰花，她們自個兒真像是懂得，到園會的人們也就只會得賞識玫瑰花兒；這是誰都認得的花兒。好幾百，真是好幾百，全在一夜裏開了出來；那一叢綠綠的全低着頭兒，像是天仙來拜會過他們似的。

他們早餐還沒有吃完，工人們就來安那布蓬子。

「娘，你看這蓬子安在那兒好？」

「我的好孩子，用不着問我。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麼事都交給你們孩子的了。忘了我是你們的娘。只當我是個請來的貴客就得。」

但是梅格總還不能去監督那些工人們。她沒有吃早飯就洗了頭髮，她帶着一塊青的頭巾坐在那裡喝咖啡，潮的黑的髮髻兒貼在她兩邊的臉上。玖思，那胡蝶兒，每天下來總是穿着綢的裡裙，披着日本的花衫子。

「還是你去吧，老臘；你是講究美術的。」

老臘就飛了出去，手裏還拿着她的一塊牛油麵包。

她就愛有了推頭到屋子外面吃東西；她又是最愛安排事情的；她總以為她可以比誰都辦得穩當些。

四個工人，脫了外褂子的，一塊兒站在園裏的道兒上。他們手裡拿着支蓬帳的桿子，一捲捲的帆布，背上掛着裝工具的大口袋兒。他

們的神氣很叫人注意的。老臘現在倒怪怨她自己還拿着那片牛油麵包，可是又沒有地方放，她又不能把他擲了。她臉上有點兒紅，她走近他們的時候；可是她裝出嚴厲的，甚至有點兒近視的樣子。

『早安，』她說，學她娘的口氣。但是這一聲裝得太可怕了，她自己都有點兒難爲情，接着她就像個小女孩子口吃着說，『噫——歐——你們來——是不是爲那蓬帳？』

『就是悠哪，小姐，』身子最高的那個說，一個瘦瘦的，滿臉斑點的高個兒，他掀動着他背上的大口袋，把他的草帽望後腦一推，望下來對着她笑。『就是爲那個。』

他的笑那樣的隨便，那樣的和氣，老臘也就不覺得難爲情了。多麼好的眼他有的是，小小的，可是那樣的深藍！她現在望着他的同伴，他們也在笑吟吟的。『放心，我們不咬人的，』他們的笑像在那

兒說。工人們多麼好呀！這早上又是多美呀！可是她不該提起早上；她得辦她的公事。那蓬帳。

「我說，把他放在那邊百合花的草地上，怎麼樣呢？那邊不成？」

她伸着不拿牛油麪包的那隻手，點着那百合花的草地。他們轉過身去，望着她點的方面。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兒，那高個子皺着眉頭。

「我瞧不合式，」他說，「看的不够明亮。慫慫，要是一個慢天帳子，」他轉身向着老臘，還是他那隨便的樣子，「慫得放着一個地基兒，您一看就會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，要是您懂我的話。」

這一下可是把老臘朦住了一陣子，她想不清一個做工的該不該對她說那樣的話，碰的一下打着你的眼。她可是很懂得。

「那邊網球場的一個基角兒上呢？」她又出主意。「可是音樂隊也得佔一個基角兒。」

「唔，還有音樂隊不是？」又一個工人說。他的臉是青青的。他的眼睛瞞着那網球場，神氣看的怪難看的，他在想什麼呢？

「就是一個很小的音樂隊，」老臘緩緩的說。也許他不會多麼的介意，要是音樂隊是個小的。但是那高個兒的又打岔了。

「我說，小姐，那個地基兒合式。背着前面那些大樹。那邊兒。合式。」

背那些喀拉噶樹。可是那些喀拉噶樹得讓遮住了。他們多麼可愛，寬寬的，發亮的葉子，一星球的黃果子。他們像是你想像長在一個荒島上的大樹，高傲的，孤單的，對着太陽擎着他們的葉子，果子，冷靜壯麗的神氣。他們免不了讓那蓬帳遮住嗎？

免不了。工人們已經抗起他們的桿子，向着那個地基兒去了。就是那高個兒的還沒有走。他彎下身子去，撿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，把他的大姆指與點人指放在鼻子邊，嗅吸了沾着的香氣。老臘看了他那手勢，把什麼喀拉噶樹全忘了，她就不懂得一個做工人會注意到那個東西——愛拉芬特草的味兒。她認識的能有幾個人會做這樣的事。做工人多麼異常的有意思呀，她心裏想。爲什麼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，強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們，伴她跳舞的，星期日晚上來吃夜飯的？他們準是合式的多。

壞處就在，她心裏打算，一面那高個的工人正在一個信封的後背畫什麼東西，錯處就在那些個可笑的階級區別，槍斃或是絞死了那一點子就沒有事兒了。就她自個兒說呢，她簡直的想不着什麼區別不區別。一點兒，一子兒都沒有，……現在木槌子打磨的聲音已經來了。